

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研究“得一失”辨

何海燕,王峰明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就国内学界而言,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关注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此后经过30多年的持续讨论,取得的研究成果有目共睹。无论是对其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追溯,还是对其主要内容的整理;也无论是对其内在逻辑的梳理,还是对其学理地位的确认,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同时,研究中所暴露出的缺陷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在:研究主题不明确,所涉内容过于宽泛;关键概念界定不清晰,逻辑关系较为混乱;与唯物史观相对立的唯心主义异化史观的影响始终挥之不去;与政治经济学等具体科学相分离的抽象和思辨研究难以彻底消除等。

关键词:人类自由和解放理论;马克思;唯物史观;唯心主义异化史观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8)02-0012-09

一、研究内容的多方面展开和不断丰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开启和向纵深的持续推进,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研究全面展开并不断深化,形成了多角度透视、多维度阐释的全新格局。对此,笔者将另作专文予以总结和阐释。在此文中要指出的是:从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来看,国内学界不仅从各个方面和层面进行了持续的和较为全面的探讨,而且试图把这些不同方面和层面的理论内容进行逻辑分析与系统整合,从而初步形成了完整而有机的理论体系。

1.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形成与发展过程的追溯

国内一些学者主张通过追溯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演进过程,来把握和阐释其基本内容。有学者认为,通过考察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演化过程,“便可

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是如何演进和发展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立足于人本主义,深入到全部社会问题的更为根本的层面,追寻其经济根源,并开始逐步向历史领域靠近,从而拓展了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研究的理论视野。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把人的解放看作是一种历史活动,并把它置于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实证性考察,从而实现了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研究的视角转换。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发展历程,正是一个与实践相联系、与工人阶级的实际利益相联系、与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相联系的思想过程^[1]。

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思想渊源,来自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近代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理想”与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由于唯物史观构成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基础,所以,以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为线索,可以把这一理论的演进划分为“初步探索”“逐步定型”和“发展完善”三个阶段。《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正式形成,这一理论以无产阶级

作者简介:何海燕,1985年生,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王峰明,1966年生,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为物质基础,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汲取营养,既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诞生,又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的解剖既是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现实论证,也是这一理论的科学本质所在^{[2]46-62}。还有学者则以“人类解放的产生发展”为依据,把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划分为“萌生转向期”“公开确立期”“整体性论证期”和“深化发展期”。从诞生于各个时期的文本来看,《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形成,也标志着这一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的形成,《共产党宣言》则是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公开的理论纲领和实践纲领。如果说《资本论》及其手稿是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政治经济学论证,那么,《法兰西内战》就是对人的自由和解放实践的理论总结。最后,《哥达纲领批判》无疑是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系统总结^{[3]11-12}。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诉求,无产阶级的解放与人的解放是不可分离的同一个过程,因而是一次解放而不是两次不同的解放,这鲜明地体现在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中。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就确立了为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而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和目标;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著作中,马克思提出并阐释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无产阶级与人类解放的关系、无产阶级解放与哲学的关系这三个方面的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把共产主义确立为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理想目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论述了人的自由和解放与“新唯物主义”哲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论述了个体解放与人类解放的辩证关系,论述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重要意义,以及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基本途径;如果说《共产党宣言》提出了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目标即自由人的联合体,那么,《资本论》则系统阐释了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客观依据、根本任务、社会条件、主体力量、发展道路等问题^{[4]35}。

2.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主要内容的整理

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所包含的核心问题和主要内容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起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域。有学者提出“以往历史进步的全部事实”表明,“人的解放作为概括历史活动的程度和水平的范畴,它所研究的问题,包括人类生产自身,人类认识自身,人类摆脱各种奴役,以及人类个体发展能力、创造能力、预测未来能力和开发能力等表现历史进步的各个方面。”^[5]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研究的持续进行和逐步展开,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所包含的问题和内容的认识也在不断扩展,不断深化和明晰化。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在本质上就是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彻底改变而“实现人类社会的自由、公正和平等”,其核心内容是“分配公正和人的全面发展”。有鉴于此,应该紧密联系“交换关系、所有权、剥削和分配关系”等经济关系,深入探讨人的“自由、公正、平等”等问题,“以双重关系、双重属性以及与此相应的双重因素为线索,以人与物之间的联系机制(所有权形式)为核心,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的基本内容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所谓“双重关系”就是指“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6]。

有学者依据《法兰西内战》这一文本认为,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应包括“内容理论、力量理论、条件理论和过程理论”等内容,在“内容理论”部分又可以概括为“经济解放、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精神解放”四个方面。与此相应,就需要从解放主体、解放道路和理论视域上阐释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历史性变革,并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创造并积累条件,以促进人类解放的不断实现”^{[3]157、160}。有人同样把人的自由和解放看作是一个历史过程,认为研究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不仅要研究“人的解放的阶段和过程”,而且要研究“人的解放的实现条件和途径”。以此来看,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可以把人的自由和解放划分为“阶级的

政治解放”“经济的社会解放”和“人自身的解放”三个发展阶段。其中,“无产阶级是人的解放的主体力量,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是人的解放的物质基础,交往的普遍发展是人的解放的基本条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人的解放的重要途径”^{[2]15}。还有学者认为,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除异化劳动是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基本途径^{[4]37-38}。

此外,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类解放的所指对象、实质内涵、主体力量、关键环节、基本途径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创立了一个严密而科学的人类解放理论体系”。这里所指对象即是“现实的个人”,实质内涵则是“人的关系的解放”;主体力量自然是“工人阶级”,基本途径则是“暴力革命”或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和平手段”;最后,工人阶级所从事的人类自由和解放事业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思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逻辑起点、政治解放是人类解放的现实基础、劳动解放是人类解放的核心问题、阶级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关键一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解放的最终目标^{[7]39-42}。还有学者在个体人的层面上集中探讨了政治解放、劳动解放与人的解放这三个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必要环节,认为“马克思以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为切入点,之后在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中,将政治解放拓展延伸为劳动解放进而又从劳动解放深入到人的解放”,而实现人的解放的目标就在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简言之,政治解放创造解放的政治前提和基础,劳动解放则奠定解放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而人的解放则是解放的最终归宿^[8]。

3.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内在逻辑的梳理

在以上两方面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界试图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内在逻辑进行梳理,以彰显这一理论的有机性、系统性和完整性。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以批判和审视现代性的生活境况为现实根据,以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为历史前提,以“现实的个人”的

解放为价值指归,以生活实践自身的辩证否定为根本道路,从而形成了生活的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历史性与未来性有机统一的基本逻辑架构,实现了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与历史性转向。同时,“马克思首先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形态发展的规律,为解放理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生活逻辑架构,揭示了解放内在于社会形态历史性规定之中,社会形态的历史嬗变与人的解放具有内在的历史一致性。”^{[9]9}

有学者则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纠结关系及其化解”是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逻辑基础或起点,马克思“立足于市民社会批判,以对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张力的辩证审视为核心,将人类解放具体化为社会力量和个体主体性之解放,将政治解放扩展为经济解放、劳动解放与文化解放,从而建构了唯物史观之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从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来看,政治解放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前提,经济解放是为人类解放创造物质基础,劳动解放为人类解放提供革命的动力,文化解放展现人类解放的智识策略。具体来说,“宗教批判与理性精神解放”是政治解放的条件与实质内容,“国家是政治解放的主要实现形式”;经济解放思想的核心,是“消除社会层面的异化力量”,这主要是指“使生产力不再是劳动者异化的力量而成为他们能够自觉掌控的力量,生产关系不再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而成为人们自己的关系,这最终要求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劳动解放思想的核心,是“将异化劳动转变为自主活动,其动力来自异化劳动本身固有的积极力量和消极力量的斗争,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是其前提条件”;最后,在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理论体系中,文化解放“充当着一种智识策略的作用”。这样,马克思正是着眼于“多维度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历史转换,把解放现实问题的出发点和基本思路合理地纳入到人类解放的价值目标中,通过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劳动解放与文化解放的路径来达到人类解放,为人类解放的实现奠定基础 and 创造条件”^[10]。

也有人沿着这一解读思路认为,在内在逻辑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构成马克思人

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历史起点,“政治国家中人的虚幻平等与市民社会中的人的实际不平等的矛盾”则构成其实际的历史起点。在这种双起点的交互作用中,随着“内容理论、力量理论、条件理论和过程理论”等多方面理论的完成,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完整体系得以形成,从而实现了思想史上的历史性跨越^[3]¹²。

此外,一些人对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背后的思想逻辑进行了哲学反思。在他们看来,“人的解放”理论明显是一种独断论,对此应该在哲学层面进行批判性反思。作为现代性方案的核心诉求与价值目标,“人的解放”的深层思想逻辑是更为久远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及其“元意识”,而“个体生命自由”与“社会整体自由”的内在统一则构成这种“解放逻辑”最为深层的信念。长期以来,人们对此并没有予以反思。只要对这一深层信念进行解构性剖析,就会发现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及其“元意识”的根本症结在于“边界意识”的缺失,而“边界意识”则是一种与“人的成熟状态”相适应的“理论意识”,它把个体生活与社会公共生活界定为两种相对独立、有着内在差异的“生活游戏”。因此,个体生活与社会公共生活有着不尽相同的“游戏规则”,只有在“边界意识”这种“和而不同”的智慧的引导下,才能既推动“个性发展”,又促进“社会和谐”。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正在于此^[11]。

4.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学理地位的确认

国内学界立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视角,着力于重新理解马克思,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就使得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学理地位得以不断提升。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学者认为,如果说“有一条中心线,贯穿于马克思思想转变过程的始终”,那么,“这就是关于人的解放问题”^[12]。还有人认为,如果说马克思在实现哲学革命过程中存在着一条贯穿始终的“纲领性的指导原则”,那么,这个纲领性指导原则就是人的解放问题^[13]。无论作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红线”,还是作为马

克思哲学革命的思想纲领,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重要地位。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进一步提出“马克思全部思想学说的宗旨就是人类的解放”。大体说来,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或共产主义)理论通过哲学的、历史的、政治经济学的多方面研究得到论证、确立并不断深化。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哲学成为“他的关于人、人的自由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基础”;在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上,马克思“最坚实的论证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即系统地解剖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的工作”;而通过对人类学的研究,马克思“为世界上因落后而遭受西方资本主义压迫的大多数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提供了光明,为他们解放思想起来斗争开辟了一条从前难以想象的全新道路”。简言之,马克思在多方面展开的理论研究都是围绕人的自由和解放这一宗旨进行的^[14]。也有人认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人类解放的学说”,“整个马克思主义,就是围绕着‘人类解放’这个历史主题,以阐明人的社会本质,展示人的发展方向,寻求人的解放道路为基本内容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追求人类解放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也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始终的鲜明主题。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15]。

进入21世纪之后,有学者提出,应加强从整体上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定性、定位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即“人的解放学”,主张以人的解放问题为轴心来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16]。有学者甚至认为,《资本论》就是“一部关于人的解放的伟大学说”^[17]。还有学者认为,“就其实质内容和社会功能而言,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也就是关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这个学说既表达了人类解放的旨趣,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的承诺;又表达了人类解放的历程,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过程的揭示;也表达了人类解放的尺度,即以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标准,观照人类全部历史活动和整个历史进程”。因此,“我们需要从解放的旨趣、历程和尺度的统一,来理解马克

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18]。他们提出,要从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本体论革命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主题,并为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寻找根据、标准和尺度。这也是所有哲学理论的共同使命。“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马克思的哲学“要求把人从抽象的统治、从物的普遍统治、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这是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核心内涵和精神实质。在本体论层面,把本体论定位为对“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寻求,实现了本体论理论内容的变革;把对“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寻求诉诸对人的历史活动的理解,实现了以唯物史观为依托的理论基础的变革;把对“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寻求诉诸“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实现了本体论与“革命的、批判的”辩证法的统一。这就是马克思本体论革命所具有的“三重内涵”^{[19]96}。还有人认为,马克思所创立的“新世界观”是为了改变世界,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人的解放,“只有深刻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4]35}。

此外,还有人指出,国内学界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中出现的所谓“实践论转向”和“生存论转向”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马克思所完成的哲学革命在本质上是一种“解放论转向”,因此,马克思哲学不仅是“实践唯物主义”,而且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是一种“解放生存论”“解放辩证法”和“解放历史观”。可见,马克思的生存论、辩证法和历史观都是围绕着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而展开的^[20]。

二、研究的局限性与可能的突破口

在20世纪80年代,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研究的兴起,对于回应马克思主义是人学空场的责难、回击唯心主义异化史观的挑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今天,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是,国内学界在研究中所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也十分明显,无视甚至

否定这些缺陷和不足,无疑将严重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科学理解和把握。总体上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研究的主题不明确,所涉及的理论内容过于宽泛

探索人类解放问题无疑是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主题,但究竟哪些问题与人类解放构成本质性联系?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从上述一些人的论述可以看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十分模糊,理解并不到位。例如,人们往往把人类解放问题置于马克思(三种)社会形态演化理论中加以阐释,较为典型的说法是“解放的理论不是一个自足的封闭体系,它的独特的理论视野决定了它是开放的,决定了它需要有别的理论来营养和支持。社会形态理论特别是三形态理论就是这样的一种理论。它从时间的角度揭示了人类解放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形式外观,构成了解放理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对解放问题的探讨最终不得不落实到对社会形态问题的探讨。”^{[21]12}由此可见,人类解放“就内在于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规定之中,社会形态的历史嬗变与人的解放具有内在的历史一致性”^{[9]9}。而依笔者之见,人类解放理论固然是开放的,需要联系马克思其他理论如三种社会形态理论来理解人类解放理论,但是,只有自由个性得以实现的第三种社会形态才与人类解放构成本质性联系;人类解放固然具有阶段性特征,需要在发展过程中考察人类解放,但是,这种考察决不能超出第三种社会形态的范围,否则,所考察的就不是人类解放,而是第二种社会形态中的“政治解放”或第一种社会形态中的“人的依赖性”了。因此,与其说马克思三种社会形态理论是人类解放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毋宁说人类解放理论是三种社会形态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严格地讲,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属于未来新社会即共产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它与马克思的其他理论在内容上是有所区别的,决不能把马克思的所有理论统统都收编为人类解放理论。以此来看,一些人或者把共产主义或者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确认为人的自由和解放所追求的“目标”或“理想目标”,

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由于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并且人的自由和解放就具体表现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所以,它们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达方式,而不是不同的问题,怎么能把它们分割开来、把一个看成是另一个的目标呢?在此意义上,共产主义、人的自由和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人类所追求的理想(而非终极)目标,并且这个目标并不在未来的某个点上,它作为一种具有超越性的价值指引,就存在于人们脚下现实的经济运动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有人把人类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联系起来,认为“《共产党宣言》鲜明地表达了人的解放的目标……《资本论》则系统阐发了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客观依据、根本任务、社会条件、主体力量、发展道路等等问题”^{[4]35}。这种观点显然把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地盘扩大了,把它解读成了一个什么都能往里放的筐。因为在笔者看来,对“人—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问题给予系统阐发的绝不是《资本论》,而是《共产党宣言》。关于《资本论》的理论内容,马克思有明确说明“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2]8}。《资本论》中固然包含共产主义思想,包含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思想,因而包含人的自由和解放思想,但构成其核心内容的是对作为一种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做的人体解剖。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于对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在内容方面的过于宽泛的理解,使得一些人对这一理论的阐释云里雾里,令人摸不着头脑。

2.对关键概念的界定较为模糊,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较为混乱

首先,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内容之所以过于宽泛,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对“人的解放”这一概念的“过度诠释”,把“人的解放”混同为“人的发展”,把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混同为人的“发展理论”。人的解放固然离不开人的发展,但人的解放不同于人的发展,它是人的发展的一个新高度和新阶段。人的解放包含在人的发展之中,与此相应,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包含在人的

发展理论之中。

其次,一些人认为,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具有“双重维度”和双重含义,即客体向度的“社会解放”与主体向度的“劳动解放”。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来看,“马克思首先从社会层面确认资本主义生产力、社会关系(尤其是物质交往关系)为社会异化力量”,同时又指出,在个体层面“劳动……成为异化力量”。消除和克服社会层面生产力、社会关系的异化,就是客体向度上的社会解放。与此相对应,消除和克服个体层面劳动的异化,就是主体向度上的劳动解放。总体而言,“劳动解放和社会解放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的基础上,但两者侧重点和立足点有明显区别:社会解放侧重于从社会历史的客体向度即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法的角度寻求社会异化之源和解决之道,而劳动解放则具有直接的主体人文关怀意味。”因为“劳动解放的实质就是由异化劳动转化为自主劳动”^[23]。对此笔者要问的是:第一,把人的解放区分为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客体向度和主体向度是否合理?马克思说“一旦人们以某种方式彼此为对方劳动,他们的劳动也就取得社会的形式”^{[22]89},或者说具有了社会性。在此意义上,任何劳动都具有社会性,或者说都是在社会关系中展开的,哪怕是“个体劳动者”,其劳动也离不开像家庭关系这样最简单的社会关系。第二,把社会解放归结为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异化状态的消除,把劳动解放归结为劳动的异化状态的消除是否合理?用异化理论解读马克思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尚且有几分道理,但若把这一理论植入《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就大谬不然了。即使撇开这个问题不谈,如果说社会解放需要消除和克服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异化,那么,劳动解放同样需要消除和克服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否则,人的劳动就不可能实现从“异化劳动”向“自主劳动”的转化。第三,为什么说劳动解放就具有所谓的“直接的主体人文关怀意味”,而社会解放就不具有这种意味呢?如果说任何“异化”状态都意味着人文关怀意蕴的缺失或丧失,那么,无论是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异化状态的消除还是劳动的异化状态的消除,就都

意味着人文关怀意蕴的再建和重拾。

最后,一些人把“政治解放”或者看作是“人类解放的现实基础”^{[7]41}、或者看作是“人类解放进程中的一个驿站”^{[21]9},问题是,如果说“政治解放”在这里所指的是那种“摧毁一切等级、同业公会、行帮和特权”从而“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实现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离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24],那么,这种政治革命并不构成人类解放的内在环节和要素,因为与人类解放构成本质性关联的政治解放是“消灭国家”即消除国家的政治性质,使之成为不具有政治性质的“公共权力”^[25]。

3.在方法论上,唯心主义异化史观的影响始终挥之不去,唯物史观的方法论作用和意义难以彰显,甚至被弄得面目全非

前述试图在马克思本体论革命高度上诠释其人类解放思想的学者写道“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创立的历史唯物论为基础,对于他们的本体论承诺做出了简捷、明确的表述……马克思在后来的研究中更为具体地揭示了人在自己的历史活动中所实现的人自身存在方式的变革,即这个本体论承诺的现实依据。就历史事实而言,人已经从总体上实现了从‘人的依赖关系’转化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因此马克思的理论聚焦点就是揭示这个‘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及其为人类走出这种‘异化’状态所提供的前提条件。正是基于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现实理解,马克思把人的未来的存在方式描述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或‘自由个性’的学说表达的是一种革命性的本体论追求:把人从一切‘非人’的或‘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19]104}循此思路,一些人干脆讲:“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以人为本’,就是把人从‘非人’的状态或‘异化’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扬弃人的片面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在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意义上实现人性的复

归。”^{[21]10}这种观点完全抹杀了马克思早期著作与后期著作在研究范式或解释框架上的本质区别,完全抹杀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完全抹杀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异化史观的本质区别。原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的理论聚焦点是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其静态结构特征和动态演化规律,而不是揭示它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和它所提供的走出异化状态的前提条件。第二,马克思把人的未来的存在方式描述为自由个性并不是“基于”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理解,而是“基于”社会生产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并且,只有“基于”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马克思才获得了对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理解。第三,在马克思那里,“人类解放”并不是要摆脱“非人”或“异化”状态,而是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换言之,就是要克服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各种现实问题,如两极分化、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文化危机等。其实,只有在唯心主义异化史观那里,才有“人”与“非人”的区分。在理论逻辑上,它无法摆脱的一个悖论是“人”不是现实的,而现实的却不是“人”,因此,“现实的人”不是“人”。而在唯物主义历史观视域中,只要是现实中存在的人,就都是“人”;他们的差别决不在于一些是“人”、而另一些则是“非人”,而在于他们是处于不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不同的人;并且他们既会面临既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制约,又会以自身的积极活动能动地改变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而推动自身从一种人向另一种人的发展。在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时,一些人之所以自觉不自觉地落入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窠臼,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无论是早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是后来的《资本论》及其手稿,马克思在行文中都保留和使用了“异化”这一概念。对此,笔者要指出的是:如果说在其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概念所承载的是一种“分析范式”或“解释框架”,是马克思剖析问题的基本方法,那么,无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所使用的

异化概念就仅只具有“描述”的意义,借用广松涉的说法,这些都只是一种“比喻性的语法使用”^[26]。限于篇幅,在此不拟展开。

4. 论述流于“拍脑门式”的抽象和思辨,缺乏微观的实证研究和学理分析

这主要表现在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定位于哲学或政治哲学理论,在哲学或政治哲学的层面进行研究和阐释,缺乏与其他具体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沟通和联系,学科、视角单一,学理资源贫乏,陷于抽象和思辨就在所难免。相应地,人们的阐释往往立足于马克思早期的哲学和政治学文本,如《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对于后期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尽管在人们的论述中频繁出现,但所涉及的大多是像三种社会形态、自由时间与发展空间这样的宏大叙事,对其在政治经济学层面展开的微观研究和实证分析则鲜有把握。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形成鲜明对照,后者总是力图把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与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甚至是心理学等具体科学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和阐释。例如,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赖希、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等,为了开辟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新途径,就借助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提出了旨在批判、改造和重建资本主义社会的性革命论、性格革命论和爱欲解放论^[27]。众所周知,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统一,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鲜明特征。从马克思思想嬗变的历史进程来看,正是借助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才实现了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革命性变革;之后,正是借助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革命性变革,才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突破;最后,正是借助于全新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才实现了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方面,不站在《资本论》的高度上,就难以看清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思想,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关键概念和核心命题;另一方面,没有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础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

社会主义学说就不会从空想转化为科学,也就不会有人自由和解放理论。

在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研究中之所以出现上述主题不明、概念不清、方法不正确等问题,与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重视程度不够、研究水平不高不无关系。其实,只要深入到《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文本世界中就会发现:第一,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自由个性与人的自由和解放,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自由个性所表达的,无非就是每一个人在关系、需要、才能、观念和属性等各个方面(全面)的无阻碍(自由)发展,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个体差异和独特性(个性)。每个人不受阻碍的发展,同时就是他们的全面发展,反之亦然。第二,人的自由和解放并非如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而是在消除“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分离和对立的基础上,实现了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统一。所谓分离和对立,指的是自由王国属于非劳动者,而劳动者则只能处于必然王国;非劳动者享受自由时间,而劳动者只能属于劳动时间。第三,要实现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统一,就必须实现劳动即物质生产的“科学化”和“社会化”。而无论是劳动的科学化,还是劳动的社会化,都是大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正是“在大工业的生产过程中,一方面,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社会智力为前提,另一方面,单个人的劳动在它的直接存在中已成为被扬弃的个别劳动,即成为社会劳动”^{[28]105}。第四,大工业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从劳动的科学化来看,“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28]94};另一方面,从劳动的社会化来看,“单个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相反,它只有在征服自然力的共同劳动中才是生产的,而直接劳动到社会劳动的这种上升,表现为单个劳动在资本所代表的、所集中的共同性面前被贬低到无能为力的地步”^{[28]95}。因此,离开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离开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分析,就既不会理解人的自由和解放也不会理解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

《资本论》及其手稿对于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 [1] 张志红 《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逻辑演进》,《山东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第35-37页。
- [2] 乔翔 《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 [3] 代俊兰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历史轨迹及其当代价值》,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 [4] 边立新 《人的解放:马克思主义的真谛》,《科学社会主义》2013年第4期。
- [5] 杨霞 《历史进步与人的解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 [6] 魏小萍 《追寻马克思——时代境遇下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逻辑的分析和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第162页。
- [7] 丁泽勤 《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论纲》,《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4期。
- [8] 张瑞 《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路径探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3期。
- [9] 杨楹、李志强 《论马克思解放理论的内在逻辑》,《哲学研究》2006年第8期。
- [10] 刘同舫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的演进逻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0页。
- [11] 贺来 《边界意识与人的解放(自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 [12] 雷永生 《人的解放——马克思世界观转变过程的中心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5期。
- [13] 李鹏程 《人的解放问题是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思想纲领》,《学术月刊》1982年第4期。
- [14] 杨适 《人的解放——重读马克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第53页、第160页。
- [15] 杨魁森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思潮》,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
- [16] 高放 《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学——对加强马克思主义整体研究的呼唤》,《宁夏党校学报》2005年第2期。
- [17] 屈炳祥 《〈资本论〉:一部关于人的解放的伟大学说》,《经济学家》2007年第6期。
- [18] 孙正聿 《人的解放的旨趣、历程和尺度——关于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思考》,《学术月刊》2002年第1期。
- [19] 孙正聿 《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学术月刊》2002年第9期。
- [20] 李兵 《生存与解放——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哲学主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 [21] 刘同舫 《人类解放的进程与社会形态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 [22]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23] 刘同舫 《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第13页。
-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
-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 [26] 广松涉 《唯物史观的原像》,邓习议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 [27] 何海燕、王峰明 《抽象的人与解放幻象——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派关于人的自由和解放理论的特征与困境》,《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第41-48页。
-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责任编辑:朱 磊]